

景德傳燈錄卷第六

宋 沙 一 門 道 原 纂 合六

南嶽懷讓禪師法嗣

第一世九人

見錄 姓馬 時

江西道一禪師 謂馬祖

南嶽常浩禪師

坦然禪師

揚州大明寺嚴峻禪師

新羅國本如禪師

東霧山法空禪師

已上八人無機錄語句不錄

第二世三十七人

馬祖法嗣一見錄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

智達禪師 潮州神照禪師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

澧州茗谿道行禪師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

江西北蘭讓禪師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

忻州麗村自滿禪師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

禪門規式附

錫英禪師 崇泰禪師

王姥山脩然禪師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第一五三册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第一五三册

華州伏棲寺策禪師

唐州雲秀山神鑒禪師

杭州智藏禪師

揚州棲靈寺智通禪師

京兆懷輅禪師

鄂州明幹禪師

鄂州洪潭禪師

潯府青蓮元禮禪師

象原懷坦禪師

甘泉志賢禪師

潞府法柔禪師

京兆咸通寺覺平禪師

義興勝辯禪師

洪州福元寺玄虛禪師

海陵慶雲禪師

已上二十三人無
機緣語句不錄

懷讓禪師第一世

大會山道晤禪師

處州法藏禪師
河中府懷則禪師

河中府保變禪師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人也姓馮氏容貌

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

歲依資州唐和尚落髮受具於渝州圓律師

唐開元中習禪定於衡嶽傳法院遇讓和尚

同叅九人唯師密受心印讓之一猶思之遷

禪法之盛始於二師劉軻云江西主大寂湖

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不見二大士為無知矣

西天般若多羅記達磨云震旦雖闊無別路

要假姪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穎米供養十

方羅漢僧又六祖能和尚謂讓曰向後佛法

從汝處去出馬駒踏殺天下人厥後江西法

嗣布於天下始自建陽佛迹嶺遷至臨川次

至南康龔公山大厝中隸名於開元精舍時

連帥路嗣恭聆風景慕親受宗旨由是四方
學者雲集座下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
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
竺國來躬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
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
倒不自信此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云
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又云夫求法者應
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
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
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象一法

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
故有心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
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爲色知
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心乃可隨時著衣
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
教聽吾偈曰
合六
心地隨時說 菩提亦只寧 事理俱無礙
當生即不生
僧問和尚爲什麼說即心即佛師云爲止小
兒啼僧云啼止時如何師云非心非佛僧云

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云向伊道不是物僧云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云且教伊體會大道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即今是什麼意龐居士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師云這裏無水亦無舟說什麼筋骨一日師上堂良久百文收却面前席師便下堂百文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云正是汝放身命處師問百文汝以何法示人百文豎起拂子師云只這箇爲當別有百文拋下拂子僧問如何得合道師云我早不合道僧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乃云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有小師行脚迴於師前畫箇圓相就上禮拜了立師云汝莫欲作佛否云某甲不解捏目師云吾不如汝小師不對鄱隱峯辭師師云什麼處去對云石頭去師云石頭路滑對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即繞禪牀一布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云蒼天蒼天隱峯無語却迴舉似於師師云汝更去見他道蒼天汝便噓噓隱峯又去石頭一依前問是何宗旨石頭乃噓噓隱峯

又無語歸來師云何汝道石頭路滑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長下三短問云不得道一長三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尚答師乃畫地一畫云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忠國師開別云何不問老僧有一講僧來問云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却合六問云座主傳持何法彼云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云莫是師子兒否云不敢師作噓噓聲彼云此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云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彼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云師子在窟法師云不出不入是什麼法無

對百丈代遂辭出門師召云座主彼即迴首師云是什麼亦無對師云這鈍根阿師洪州廉使問云弟子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云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為一方宗主轉化無窮師於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處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言訖而迴至二月四日果有微疾沐浴訖跏趺入滅元和中追謚大寂禪師塔曰大莊嚴今海昏縣影堂存焉高僧傳云

大覺禪師

懷讓禪師二世馬祖法嗣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者建州人也姓朱氏依越州大雲寺道智和尚受業初至江西叅馬祖祖問曰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

合六

五

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什麼我這裏一物也無求什麼佛法師遂禮拜問曰阿那箇是慧海自家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覓師於

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踴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年老遽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示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被法門師姪玄晏竊出江外呈馬祖祖覽訖告衆云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衆中有知師姓朱者迭相推識結契來越上尋訪依附時號大珠和尚者師謂曰禪客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故不勞汝久立且自歇去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事不得已隨問隨答其辯無礙廣語出別卷時有法師數人

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
任意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潭對面非佛
而誰衆皆茫然法眼云是即沒交涉良久其僧又問師
說何法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
禪師家渾如此師却問曰大德說何法度人
曰講金剛般若經師曰講幾座來曰二十餘
座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弄
豈不知是佛說耶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
則爲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
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無對師少頃

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
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箇是如來
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師曰從來未悟說什麼
却迷僧曰請禪師爲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
餘座却未識如來其僧再禮拜願垂開示師
曰如來者是諸法如義何得忘却合六曰是是諸
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文分明那
得未是師曰大德知否曰如師曰木石如否
曰如師曰大德如同木石如否曰無二師曰
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良久却問如何得

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對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即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僧曰如禪師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有行者問即心即佛那箇是佛師云汝疑那箇不是佛指出看無對師云達則徧境是不悟求乖踈有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座主家多落空法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

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法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曰何却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法明曰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達師曰律師不唯落空兼乃錯用名言法明作色問曰何處是錯師曰律師未辨華竺之音如何講說曰請禪師指出法明錯處師曰豈不知悉達是梵語耶律師雖省過而心猶憤然具梵語薩婆易刺他悉陀中國翻云一切義成舊云悉達多猶是訛畧梵語

合六

七

又問曰夫經律論是佛語讀誦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如狂狗趁塊師子咬人經律論是自性用讀誦者是性法法明曰阿彌陀佛有父母及姓否師曰阿彌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顏曰出何教文師曰出陀羅尼集法明禮謝讚歎而退有三藏法師問真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三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真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迴三毒爲三聚淨戒迴六識爲六神通迴煩惱

作菩提迴無明爲大智真如若無變易三藏真是自然外道也三藏曰若爾者真如即有變易師曰若執真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真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即是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問說真如變便作變解聞說不變便作不變解三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有道流問世間有法過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師曰能知自然者曰元氣是道否師曰元氣自元氣

道自道曰若如是者則應有二師曰知無兩人又問云何爲邪云何爲正師曰心逐物爲邪物從心爲正有源律師來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校所以不同也律師杜口有諶光大德問禪師自知生處否師曰未曾死何用論生知生即是無生法無離生法說有無生祖師云當生即不

生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見性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識即是性故名識性了即是性喚作了性能生萬法喚作法性亦名法身焉鳴祖師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迷人不知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人喫筍應總喫法身也如此之言寧堪齒錄對面迷佛

長劫希求全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解道者
行住坐卧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
是法大德又問太虛能生靈智否真心緣於
善惡否貪欲人是道否執是執非人向後心
通否觸境生心人有定否住寂寞人有慧否
合六
懷傲物人有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尋文
取證人苦行求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
人此智稱道否請禪師一一為說師曰太虛
不生靈智真心不緣善惡嗜欲深者機淺是
非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

者慧沉傲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
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者俱迷離心求
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為魔大德曰若如是
應畢竟無所有師曰畢竟是大德不是畢竟
無所有大德踊躍禮謝而去

洪州百文山惟政禪師一日謂眾曰你為我
開田我為汝說大義僧眾開田竟師晚間上
堂僧問開田已竟請師說大義師下禪鉢行
三步展手兩畔以目視天地云大義田即今
存矣有老宿見日影透牕問師曰為復總就

日日就總師曰長老房內有客歸去好師問南泉曰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南泉曰有師曰作麼生是不說似人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麼則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即恁麼師曰師伯作麼生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師曰某甲不會請師伯說曰我太殺爲汝說了也僧問如何是佛佛道齊師曰定也師因入京路逢官人命喫飯忽見驢鳴官人召云頭陀師舉頭官人却指驢師却指官人法眼別云但作

鳴驢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祖師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師便近前祖打一摑云六耳不同謀來曰來師至來曰猶入法堂云請和尚道祖云且去待老漢上堂時出來與汝證明師乃悟云謝大衆證明合六乃繞法堂一币便去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虎邊過了南泉問歸宗云適來見虎似箇什麼宗云似箇貓兒宗却問師

師云似箇狗子宗又問南泉泉云我見是箇
大蟲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云生師云無生
南泉云無生猶是末南泉行數步師召云長
老長老南泉迴頭云怎麼師云莫道是末一
日普請擇蕨菜南泉拈起一莖云這箇大好
供養師云非但這箇百味珍羞他亦不顧南
泉云雖然如此箇箇須嘗他始得玄覺云是相見語不
是相語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云舉世無相似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一日在馬祖法堂後坐
禪祖見乃吹師耳兩吹師起定見是和尚却

復入定祖歸方丈令侍者持一椀茶與師師
不顧便自歸堂

澧州茗谿道行禪師師有時云吾有大病非
世所醫後有僧問先曹山承古人有言吾有
大病非世所醫未審喚作什麼病曹云攢簇

合六

十一

不得底病云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曹云
人人盡有云人人盡有和尚還有此病也無
曹云正覓起處不得云一切衆生爲什麼不
病曹云衆生若病即非衆生云未審諸佛還
有此病也無曹云有云既有爲什麼不病曹

云為伊惺惺僧問如何修行師云好箇阿師
 莫容作僧云畢竟如何師云安置即不堪又
 僧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云涅槃後有僧云
 如何是涅槃後有師云不洗面僧云學人不
 會師云無面得洗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為務惡見沙
 門因逐羣鹿從馬祖庵前過祖乃迎之藏問
 和尚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
 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
 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

曰解射曰和尚一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一
 羣曰彼此是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既知
 如是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即無下手
 處祖曰這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藏當
 時毀棄弓箭自以刀截髮投祖出家一日在
 厨作務次祖問曰作什麼曰牧牛祖曰作麼
 生牧曰一迴入草去便把鼻孔拽來祖曰子
 真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如三
平和 逮之師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西堂云
 捉得師云作麼生捉堂以手撮虛空師云作

麼生恁麼捉虛空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
把西堂鼻孔拽西堂作忍痛聲云大殺拽人
鼻孔直得脫去師云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
衆僧叅次師云適來底什麼處去也有僧云
在師云在什麼處其僧彈指一聲僧到禮拜
師云還将那箇來否僧云將得來師云在什
麼處僧彈指三聲問如何免得生死師云用
免作什麼僧云如何免得師云這底不生死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者廬江人也姓何氏
幼隨父守官泉州南安縣因而出家唐天寶

命六

十二

初馬祖闡化建陽居佛迹巖師往謁之尋遷
於南康龔公山師亦隨之貞元四年二月初
馬祖將歸寂謂師曰夫玉石潤山秀麗益汝
道業遇可居之師不曉其言是秋與伏牛山
自在禪師同遊洛陽迴至唐州西見一山四
面懸絕峯巒秀異因詢鄉人云是紫玉山師
乃陟山頂見有石方正瑩然紫色歎曰此其
紫玉也始念先師之言乃懸記耳遂剪茅構
舍而居焉後學徒四集僧問如何出得三界
師云汝在裏許得多少時也僧云如何出離

師云青山不礙白雲飛于頓相公問如何是
 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云于頓客
 作漢問恁麼事恁麼于公失色師乃指云這
 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于公又問如何是佛
 師喚于頓頓應諾師云更莫別求有僧舉似藥山藥山
亦云縛殺這漢也僧云和尚如何藥山云是什麼元和八
 年弟子金藏叅百丈迴禮觀師曰汝其來矣
 此山有主也於是囑付金藏訖策杖徑去襄
 州道俗迎之至七月十五日無疾而終壽八
 十有三

江西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伏承師兄
 畫得先師真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擘臂開示
 之亮便禮拜師云莫禮莫禮亮云師兄錯也
 某甲不禮師兄師云汝禮先師真亮云因什
 麼教某甲莫禮師云何曾錯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曾住五臺山金閣寺唐順宗問佛
 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
 何處師答曰佛從無為來滅向無為去法身
 等虛空常在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
 住來為衆生來去為衆生去清淨真如海湛

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
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
無法說山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
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
答曰佛體本無爲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
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
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
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
然無法說帝聞大悅益重禪宗

一言有事何不出頭來無事各自珍重便下
堂有僧問一言作麼生師乃吐舌云待我有
廣長舌相即向汝道洞山來叅方上法堂師
云已相看了也洞山便下去至明日却上問
云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什麼處是與某
甲已相看處師云心心無間斷合六十四流入於性海
洞山云幾放過洞山辭去師云多學佛法廣
作利益洞山云多學佛法即不問如何是廣
作利益師云一物莫違即是僧問如何是佛
師云不可道你是也

忻州酈村自滿禪師上堂云古今不異法爾
如然更復何也雖然如此這箇事大有人固
措在時有僧問不落古今請師直道師云情
知汝固措僧欲進語師云將謂老僧落伊古
今僧云如何即是師云魚騰碧漢階級難飛
僧云如何即得免茲過咎師云若是龍形誰
論高下其僧禮拜師云苦哉屈哉誰人似我
師一日謂衆曰除却日明夜暗更說什麼即
得珍重時有僧問如何是無諍之句師云喧
天動地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仰山初領新戒到謝戒
師見來於禪牀上拍手云和和仰山即東邊
立又西邊立又於中心立然後謝戒了却退
後立師云什麼處得此三昧仰云於曹谿脫
印子學來師云汝道曹谿用此三昧接什麼
人仰云接一宿覺用此三昧仰云和尚什麼
處得此三昧來師云某甲於馬大師處學此
三昧問如何得見性師云譬如屋屋有六
窻內有一獼猴東邊喚山山山應如是六
窻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云所蒙和尚譬喻

合六

十五

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內獼猴困睡外獼
猴欲與相見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
云山山與汝相見了譬如螻蛄蟲在蚊子眼
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喚云土曠人稀相
逢者少雲居錫云中邑當時若不得仰山這
一句語何處有中邑也○崇壽稠云
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只是箇弄
精鬼脚手佛性義在什麼處○玄覺云若不
是仰山爭得見中邑且道什
麼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福州長樂人也卅
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闡化南康乃傾心
依附與西堂智藏南泉普願同號入室時三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大士爲角立焉一夕三士隨侍馬祖翫月次
祖曰正恁麼時如何西堂云正好供養師云
正好修行南泉拂袖便去祖云經入藏禪歸
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馬祖上堂大衆雲集
方陞座良久師乃卷却面前禮拜席祖便下
堂師再參馬祖祖見師來取禪牀角頭拂子
豎起師云即此用離此用祖掛拂子於舊處
師良久祖云你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
遂取拂子豎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師掛拂
子於舊處祖便喝師直得三日耳聾自此雷

第一五三册

音將震檀信請於洪州新吳界住大雄山以
居處巖巒峻極故號之百丈既處之未朞月
叅玄之賓四方麈至即有瀉山黃蘗當其首
一日師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再叅
馬祖被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龍耳眼暗時黃
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
去蘗云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
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
師云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滅師半德見過於
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作一日有僧哭

入法堂來師曰作麼曰父母俱喪請師選日
師云明日來一時理却師上堂云併却咽喉
脣吻速道將來瀉山云某甲不道請和尚道
師云不辭與汝道久後喪我兒孫五峯云和
尚亦須併却師云無人處斫額望汝雲巖云
某甲有道處請和尚舉師云併却咽喉脣吻
速道將來雲巖曰師今有也師曰喪我兒孫
師謂衆曰我要一人傳語西堂阿誰去得五
峯云某甲去得師云汝作麼生傳語五峯云
待見西堂即道師云道什麼五峯云却來說

似和尚師與瀉山作務次師問有火也無瀉山云有師云在什麼處瀉山把一枝木吹三兩氣過與師師云如蟲蝕木問如何是佛師云汝是阿誰僧云某甲師云汝識某甲否僧云分明箇師乃舉起拂子云汝還見麼僧云

合六

十七

見師乃不語因普請鑊地次忽有一僧聞飯鼓鳴舉起鑊頭大笑便歸師云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師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什麼道理便恁麼對云適來只聞鼓聲動歸喫飯去來師乃笑問依經解義三世佛怨離經

一字如同魔說如何師云固守動靜三世佛怨此外別求即同魔說因僧問西堂云有問有答不問不答時如何西堂云怕爛却作麼師聞舉乃云從來疑這箇老兄僧云請和尚道師云一合相不可得師謂衆云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衆皆無對雲巖問和尚每日驅驅爲阿誰師云有一人要巖云因什麼不教伊自作師云他無家活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門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

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辯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俱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為道人但不被一切善惡垢淨有為世間福智拘繫即名為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總盡不被繫縛處心自在名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一切

諸法本不自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若若干種解起若若干種知見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為無為解平等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合六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若遇種種苦樂不稱十八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衣食不貪一切功德利益不為世法之所滯心雖親受苦樂不干于懷麤食接命補衣禦寒暑元元如愚如

聾相似稍有親分於生死中廣學知解求福
求智於理無益却被解境風漂却歸生死海
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理是無求理求之
即失若取於無求復同於有求此法無實無
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爲陰界五欲
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爲
一切有爲因果所縛他時還與無縛身同利
物以無縛心應一切心以無縛慧解一切縛
亦能應病與藥僧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
具諸善得解脫否荅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

未得一切解脫問云何是心解脫荅不求佛
不求知解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爲是亦
不住盡處亦不畏地獄縛不愛天堂樂一切
法不拘始名爲解脫無礙即身心及一切皆
名解脫汝莫言有少分戒善將爲便了有恒
合六
沙無漏戒定慧門都未涉一毫在努力猛作
早與莫待耳聾眼暗頭白面皺老苦及身眼
中流淚心中悵惶未有去處到恁麼時整理
脚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多聞都不相救爲心
眼未開唯緣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
十九

一生所有惡業悉現於前或忻或怖六道五
蘊現前盡見嚴好舍宅舟船車輦光明顯赫
爲縱自心貪愛所見悉變爲好境隨所見重
處受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總未定問
如何得自由荅如今對五欲八風情無取捨
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心如木石
亦如香象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
獄所不能攝也又不讀經看教語言皆須究
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只明如會覺性
自己俱不被一切有無諸法境轉是道師能

照破一切有無境法是金剛即有自由獨立
分若不能怎麼得縱令誦得十二常陀經只
成增上慢却是謗佛不是修行讀經看教若
准世間是好善事若向明理人邊數此是墜
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不用
求覓知解語義句知解屬貪貪變成病只如
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透過三句外自然與
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佛不解語只恐不是
佛被有無諸法轉不得自由是以理未立先
有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於理先立後有

福智臨時作得捉土為金變海水為酥酪破
須彌山為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
作一義師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
衆迴首師云是什麼藥山目之為唐元和九
年正月十七日歸寂壽九十五長慶元年勅

謚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

禪門規式

百丈大智禪師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谿以
來多居律寺雖別院然於說法住持未合規
度故常爾介懷乃曰祖之道欲誕布化元冀

來際不泯者豈當與諸部阿笈摩教為隨行

耶舊梵語阿舍新云阿笈摩即小乘教也或曰瑜伽論瓔珞經

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隨哉師曰吾所宗非局

大小乘非異大小乘當博約折中設於制範

務其宜也於是創意別立禪居凡具道眼有

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如西域道高臘長呼

須菩提等之謂也既為化主即處于方丈同

淨名之室非私寢之室也不立佛殿唯樹法

堂者表佛祖親囑受當代為尊也所稟學衆

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中依夏次安排設長

連牀施椀架掛搭道具卧必斜枕牀脅右脇
 吉祥睡者以其坐禪既久畧偃息而已具四
 威儀也除入室請益任學者勤怠或上或下
 不拘常准其闔院大眾朝參夕聚長老上堂
 陞堂主事徒眾鴈立側聆賓主問酬激揚宗
 要者示依法而住也齋粥隨宜二時均徧者
 務于節儉表法食雙運也行善請法上下均
 力也置十務謂之寮舍每用首領一人管多
 人營事今各司其局也主飯者目為飯頭主
 菜者目為菜頭他皆
 此或有假號竊形混于清衆并別致喧撓之

合六

十一

事即堂維那檢舉抽下本位掛搭擯令出院
 者貴安清衆也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
 集衆燒衣鉢道具遣逐從偏門而出者示耻
 辱也詳此一條制有四益一不污清衆生恭
 信故三業不善不可其住率律令用梵壇法
 治之者當驅出院清衆既安恭信生矣
 二不毀僧形循佛制故隨宜懲罰得留
 法服後必悔之三不
 擾公門省獄訟故四不洩于外護宗綱故四
 同居聖凡孰辨且如來應世尚有六羣之黨
 況今像末豈得全無但見一僧有過便雷例
 譏請殊不知然輕眾壞法其損甚大今禪門
 若稍無妨害者宜依百丈叢林格式量事區
 分且立法防盜不為賢士然寧可有格而無
 犯不可有犯而無教惟百丈禪師護法之益

其大禪門獨行由百丈之始今略叙大要徧
示後代學者令不忘本也其諸軌度山門備
焉

景德傳燈錄卷第六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第一五三册